

詩通

海虞陸化熙羽明甫雜識　男　泫徵　明徵　編錄

清廟

洛誥周公告王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

箋云廟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見、但以生時之居為宮室象貌之耳○杜預曰清廟、肅然清淨之稱

此詩以文德無射于人為主首句要見新邑諸侯以祭塞

肅雝秉德一意互言秉德即秉文王肅雝之德也對越揚
對之謂以心契心景仰照事如將見之布武而行則太而
疾言於事之敏如將弗及也亦根心言但對越神之在天
來奔從主之在廟來耳駿奔正是其對越處通本肅雝秉
德銳顯者昭明不昧之謂承者業撥奉持之謂無射者至
精至粹盡善盡美克當人心而不為人所厭也即于顯承
見之人字泛指天下人說而奉祭者在其中奉廟中此見
天下也
不顯不承箋曰是不光明文王之德歟言其光明之也是
不承順文王之德歟言其承順之也以詳說好蓋不顯承

承緊頂上文言人心之見文德無射于人則順言文德之見于人心也

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輔氏曰文王之德不可明言凡一時在位之人所以能敬且和能行文王之德者即文王盛德之所在也必于不可容言之中而見其不可掩之實則詩人之意得矣

維天之命

序曰太平告文王也箋曰告太平者居攝五年之末也文王受命不卒而崩今天下太平故承其意而告之明六年制禮作樂

通詩只重贊文王之德上以純字作骨駿惠字篤字俱根純字來

天之命自元化推行言不必以賦予萬物爲命天命聖德並言還重合天意若說天命不已是提出文德源頭又分命與德爲兩層矣不已與純乃天道聖德之實處於穆不顯只贊嘆之詞耳然亦須蒙於穆渾渾說到不已上說不顯亦然不已者玄機之所運循環無端也文德全以本體論純只是如其本體不曾有一毫人欲之雜而已不雜即無間即是不已

嚴氏曰凡言聖人如天者以此擬彼天與聖人猶爲二也

此詩但以天命之不已、與文德之純、對立而並言之。天之為文王耶。文王之為天耶。蓋有不容擬議者。

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即大雅所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也。穆穆正與天命之於穆相應。作豈不顯看者非、是。

假以溢我、從己之欲、入德而未然、來亦止為德盛者津必是、故渴望其恤耳。不作疑詞看、亦不專就祭時說、溢者、故佑後人之意也。然之句連下句一氣說、謂受其恤而順我文王之德以行、不敢有一毫拂戾也。篤者對我而言、我既順之、後王又順之、世世相襲、便見厚矣。○箋云、曾猶重也。自曾孫以至無窮、皆得稱曾孫。

蘇氏曰假大也賛曰溢盈溢也則假以溢我是文德大而其降溢以及我之義○賛又云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了其聚斂之以制法度以大順我文王之意謂周禮六官之職也則假非聲轉溢非字說今即將假作假如義者亦還比何以為直截

體之身為德昭于天為神發于後為遺然詩中無此許多名目不如只一德字為渾成

維清 序曰奏象舞也○劉氏曰文王之舞謂之象武王之舞謂之武將舞象則先歌維清

清是奉行昭布之意與熙字義同緝熙重在緝上謂清明

之有常也、與是文王致治之典章、精神、所運用、不必將禮樂政形填塞肇經、自武王有天下、始祀文以王禮時言、迄今、中包成王意在、不可以創守平入用謂用文典也、有成治功成也、頌即在有成上看蓋據已然之治功、知其爲萬世氷平之基也、正見其當清明緝熙、若以象舞爲武王所制象用兵時擊刺之舞、則肇禋迄用有成當尊重創業、

烈文　序曰、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儀禮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酌酒獻賓、歌烈文、

全首重報功上勉之以力于道德、正念其功之深意也、

烈文、如云其文炳也之義、烈字、正贊文字、爲國君、故稱辟、舉五等之貴、故稱公、祉福、自王者身上言、保之二字、即指祉福言、三句作一氣讀、勿以子孫保之爲無疆之實、無封是守我周九職之法、而取民有制、無靡、是遵我周九式之規、而費出有經、崇是尊禮褒賞之意、此二句不重、只以平日在國之盡職、引起助祭錫福、功所當報耳、總序其皇、謂繼諸侯相傳之序而益昌大之也、

無競四句、與抑詩不同、彼重維人、此重無競不顯、道、即日用彝倫爲天下所共由、彼泛言四方德、是人心所同得、而臨民御衆所當盡者、故專言百辟、註中先王之德、已兼道

享向用此道者、猶云用此術也。只前王不忘。即廟祭時。對越駿奔、如對見之之意。只是追指其恩德前王之治來感他使其惕然有感。都不費說破勸勉意。

此詩後兩節上、是念助祭之功。而前述其在廟。後勉以不忘。語氣錯激、

天作

此詩首尾、要重在太王、以岐山、興上。光之康之保之、保指高山言。天作之字與作那作字同。治荒而揖之荒猶治亂而揖之亂也。荒如救四居民等事。即下所祈彼作此句最重。康以治岐之政言。帶章在太王下。說彼徂二句帶入太

王上於天命。不敢文其意。有其之行、不止言這裏。直是做
同維翰氣象。子孫所積者遠。保、扶、維持。以世其業也、註中
當字要看、正從太王創業艱難來。

昊天有成命

此詩頌德處全要認一心字。蓋不敢康之心、分明是敬止
敬勝真傳。二后受命。亦本于此。言二后之受命。正起成王
之保命也、宥密皆是形容其心。上外無德矣。積德便是基
命。盡心。盡其緝熙之心也。正與不敢康相應。
成命是一定不移之意。不敢康直是所其無逸與所以夙
夜敬止是也。德
于此命承于彼、如有思精者然。故曰基

命此亦是後人追補諡號成王當日但見天命靡常不怒
何以祈天而已宏深蘊藉無際淵乎不測也沖寂機緘畢
然毫无滲漏也全本心体上省率字作完滿看與盡性之
盡一般靖者政清刑平禮陶樂淑天下皆得休息也肆字
就成王時言蓋照注探其所受之命是對二后受之說不
應說是後王

我將

詩旨全以天為主只因宗祀文王以配故即因文王以通
天之享說文王在享處可補出天來若其天及畏威保之
處卻不必強補文王道理自見

明堂之禮。自我義起。所以與天之享。而又不敢違必其至
二我字最有深意。却不重在躬親。
黃氏曰。以天道事之。則藁秸以為席。陶匏以為器。繭栗之
牲。掃地而祭。所以尊之也。以帝道事之。則牛羊以為牲。簠
簋以為器。爲俎之實。其薦用熟。所以親之也。
來而進之曰將。奠而獻之曰享。維羊維牛。要見禮儀具備
與風、丘不同意。維天其右之。奠望居多。我盡誠敬以尊神
曰右。神鑒我而顧其饗奉。亦曰右。不必泥是牛羊之右。
則象肖之為儀。旣嚴矜之為式。願畏持之為刑。日靖四方
日以此典靖天下也。法典即所以日靖。不作兩層。此是文

王求寧觀成之本心。故知感格有素。伊蹶、祭時稱仰之詞也、既有享之。亦是冀望之詞、不必泥在中必然意。天威即陟降日監。及爾出王游衍意、時保時字。從風夜生來有享與降監有別、有享自神享之言、降監自神意之鑒其誠言、降監又原有享之意。須知肯節詞氣便凜凜有畏。天威之意。夙夜畏威、只是常存此念。常法文典以清四方。乎、保之。亦不敢恃為可保。是心上思想如此。

時邁

此詩以昊天子之。為主、首以冀詞發端、次言子之之實。未信保所為子之之命、俱自君得一時言。

狩遂其邦、言秉干戈前定之時、周行方岳、以舉巡狩之典也、此乃革商之後、殷紛一、巡、勿泥註周制十二年之說。亦勿說時為春東夏南秋西冬北之時、守之以命為柄、人主言、其守勿泥註不敢必意。蓋此時已為天子。特自其一念祈天之心而言耳。

此二句是下文綱領、朝會祭告、正是時邁中事、子之內、就包得下右序維后意、後二節兩允字、吹與此其字、相應

柴望者、燔柴以祀天、望秩以祀山川嶽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各該于巡狩之方焉、

右以尊臨匡民言。序、以汎受曆數言、實案二一直貫下、衆恭

前我動之下震字，則彼自震動也震之，猶未是慶讓黜陟
亘是朝會舉而示以更始之意。震疊是天下諸侯善者来
借其善惡者未知其惡。皆悚然懼意也。懷訓来。是来格
来享来訓安。是無怨無恫。前我去懷柔他說及字中。則有
神為我懷為我柔意矣。百神該得慶河岳特舉其大者末
句揔承說正與實若序相應
明服有周、要見天啟其運，以為政教更新之會意式序接
與章以定其功罪之等差也。重在序上。此來亦即行于諸
侯震疊時。與虞廷考績法不同。玩註談揭起此句歸重在
求懿德深矣務故教立說。懿德如綱常倫理民彝物則民

所聞有氏爲天下獨能人多爽失乎故微我爲求之者德益宇立與既宇相應蓋式序則善惡已明于天下而又求美德以布之故曰益求耳既去肆者張設之言

樂記曰武克定天下其兵包以虎皮示不復用

書武城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此所謂祭告懷柔也昭我周王天休震動所謂莫不震疊也康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則式序在位也偃武脩文歸馬放牛則戢干戈橐弓矢也建官任事重民五教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則求懿德而肆之也

執競

於詩總是頌三后功德之盛而及祭祀獲福之隆以見節
作主不必將祖功宗德分看蓋執競固即是德是皇何嘗
非功禮樂一時事福祿一樣看
執競以心言敬勝怠義勝欲不遲不忘是也不妨帶說上
帝救民水火念頭說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便是競非有
不自強不息之心而又有一心以持之也不顯以德之明
言成之基命宥密緝熙光明康之對揚光烈率循大對是
也上帝是皇繫赫繫德上說註亦專對武王言見二君之
為君亦天作之與武王之聰明作后不殊非若尋常守文
之主僅精撫業而已也

自發成康三句、業上不顯兩字、而歸頌之本有四方、重在德之無遠弗屆、上際屆斥、斥其明者明著、周全由心休上一私不驕、而就君臨四方上說。德帶言禮樂文章、經綸潤色。亦無不可。

喤喤者鍾以宣之、鼓以節之、無奪倫也、將將者磬以收之、管以間之、無愆遺也、包八音在內、要見三后功德宣播其中。熏降福畫在功、德之盛、足以格後上、

簡簡雖求、穰穰來、而大與多亦自有別、降福已是正、祝致告之時、威儀反反、猶是式禮莫愆之意、宜玩注愈益二字、醉飽就尸言、反者福而又福之謂也、

思文

此詩大意是、就后稷、養民功用、形容到極處。以思、齊、稱、美
文者經天緯地之謂。此一字便照。陳常取義。配天言德與
天同大。泳言可配天以祭也。極字不但歷烝字、直情稱、到
末句、人知后稷之養民、不知實附教化之原。故特表之。
立我烝民四句、一直看下、就百穀中舉來牟者、以著教既
從新穀未升時、得此以續食、則生養猶有不過也、率序且
與烝字相應、至率育不貴帝命、常道該得廣、君臣父子與
大者。陳字甚活。但就五倫中人、相生相養處看、自見非唯
根自陳之也。且與思文相應。

續爲之續則見司空之職特設以終陳常于時夏則見司
徒之績屢稱積以始

臣工

此詩以敬公爲主各若成法正所以儆公也次節來牟中
戒嗟保介維莫之春一句
臣工即是衆官如卿遂有司隸司農鄰酇有田畯田正之
屬但須說得寬大成法雖即下及時儀事意所該尚多須
會王言發端大体鑒爾成此時始定爲法以賜之非先王
之成法也二來字不重看是衆受而行遵其料條茲是量
度而行盡其意義總一悉心遵行不敢應以具文之意

兊同、保介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者、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戒保介、即以戒農官、訓周禮、田有歲易、故有一歲三歲之別、新畬難治、故首問之、如何、二字、正是求包許多人事在内、於皇七句、一氣滚下、只在將字、迄字、奄字上、形容時之易至、以見當亟于來時意來牟、不必粘新畬、特即來牟之將熟、以驗康年之將賜、見新畬之當亟治耳、厥明指來年、就命衆人、農官命之也、錢銚也、所以啓土、可用于耕、鎛、鉏也、所以去草、可用于耘、銍短鐮也、可用以穫禾、銍艾、用銍以艾也、奄觀銍艾、緊打着迄用康年、

噫嘻

此詩稱先王之戒命責農官以盡職重一率實假告也格至也至爾農官而昭告之也率時以下作一氣說率是說率播種之意猶上章所謂命爾衆人凡欲播必先耕故以播厥百穀引起駿發鄉遂之地田不井授則溝洫之內皆為私田不與公田對說十千所耕即發此三十里之私也蓋夫比耦而耕實五千耦而并力齊心如一耦所以為駿發不可以地與人分看三爾字皆指農官乃著其責成字眼蓋田皆爾之田耕皆爾之事安得不務所以率之

按周禮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耡以治稼穡趨其耕耨之十千維耦也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種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為法而懸于邑閭即此詩之冕服簑笠大綜使官治農而王者治官所以舉里遂可知川舉川遂可知天下

既義曰偶民力者莫如私所為出于天下之公則視之為不給惟視為一己之私事則齊心并力不期然而然矣

根叢

上節擬其容之美下節幸其眷之生各開說人只為求其相貫所以總攝制德上終是牟強予以為此只是一見概

禰確更長其特表之求無閒言耳為先代後主高自應斯
是即如有客一篇亦足不託出德容
斯字指驚之潔句言容就助祭時動容言容是尊之之詞
我是親之之詞把宋儀物原仍忠質之遺而助祭又兼精
句故借驚之客以見之特意便含喜幸微逞下無斁意
彼謂彼閒兼臣民說此謂王制兼君臣言與惡言愛也在
頌之為君上見無斁言敬也在尊之為客上見嘗已然矣
夙夜者循環無窮之意也庶幾是喜幸之詞不作期望說
味之實有勸勉深意溢于言外
幾終參正所謂愛人以德者主客微乎曰與罔處休也

世孫寡、又曰、俾我有周無數、皆此意也、

按史記世家、武王求禹後、得東樓公、封于杞、其殺後、則初封武庚、後以叛而誅之、更封微子于宋、

註有事膰焉、有喪拜焉、是天子有事于宗廟、則歸之膰、杞宋來弔喪、則天子拜以謝、

豐年

此極言豐登之慶、以見當來報賽之意、以豐年二字為主、年若不豐非旱即澇、旱不宜稌、澇不宜黍、多黍多稌、可例其餘、所以為豐年萬億及秭、皆就廩言、正是多字之意、酒醴正此廩之所藏者為之也。畀祖妣是宗廟之祭言、爲本

文以洽字面則所謂百礼即是灌將妥侑求神獻尸之類而註解作備字則凡養老賓賓皆舉之矣即以祭祀燕享開看亦不妨降福就方社田祖說祀皆即在上數句內見

有瞽　序曰始作樂而合乎祖也○凡樂以昭德象功始成之時不知果否無悖故奏之而合乎祖而觀其感格何如以驗樂之合與否也

通詩俱在樂上論惟先祖是聽一句見合格于祖之意宜以喤喤厥聲二句為主

有瞽有瞽如有客有客之例周禮有上瞽中瞽下瞽又有[illegible]相之庭是廟庭瞽在周庭所以和音律感神人者皆

在、是。故曰總叙其事。

設業節、重備器上、亦已象、奏、設業二句、以業為主、業所用以懸、而業下有虡、則持拘以載業者也、業上畫以崇牙、樹以采羽、皆所以備業也、應是小鞞、取相應以成聲、田乃大鼓、為衆音之統率、此皆懸之虡、業上者、故曰懸鼓、有夏商權巳之制、自此一變意、鞉以節樂、磬以收樂、柷以起樂、圉以止樂、皆樂器之、大、者、既備、皆上数者、看、乃奏、分明是已奏、但未言其成美耳。簫管偕來、又從所奏中抽其小者言之、以見無所不奏也。

喤喤、是贊詞、肅雝、即所謂皦如。雝即所謂純如、翩翔洽肅

絶是和鳴先祖是聽全在發揚祖功光昭宗德與其精神意氣默然相合上説永觀厥成不可説是九成武樂止六成而已我客戾止先王所用之樂皆大聖人之至樂後有作者宜雖為觀而今觀之忘倦則樂之美盛可知總重在和鳴之旦以格祖上

潛

序曰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箋曰冬魚之性定春鮪始來故此時薦之此蓋一詩而兩用非一時而兩祭

薦魚取諸潛但有不忘本之意潛水之深處也法積柴養魚及薄圍取之等語似看潛組成小不必泥有鱣二句正

見其多不重在色享祀薦其時食之意也須知薦與祭不同祭于廟薦于寢祭有常期薦無定期嘗魚者試而驗之也冬日既寒魚不行孕性定而既肥故皆可薦季春則惟薦鮪而已講享祀介福俱要切嘗魚

雝

通詩重在得諸侯以來祭上一右字最重末二節止是歸美先王之德不作來祭之由

有來至止分分來在途至在廟觀注只言諸侯之來可見相惟辟公言以此和敬而相天子之祀者實惟辟公也穆穆中有一段淵然默然通于神明至意非謂得諸侯之相

總不須和敬也但未可以和敬情名耳辟公天子俱是爲力字而末節右字全在此看薦廣牡是諸侯助天子薦之也即是相予肆祀不必泥定先辟公所進之牲薦牡相祀本肅肅雝雝說曰予肆祀則天子之穆穆亦在此時假哉皇考二句通承上文來綏予壽作幸詞不作冀辭蓋此詩是禘祭時所歌也上對辟公言故曰天子此對皇考言故曰孝子宣訓通以心之虛言哲訓知以心之靈言文以徽柔言武以剛健言宣哲便是維人文武便是維后不可說惟宣哲斯盡人道惟文武斯備君德也本文只言燕皇天而註就

及守約出安民。蓋天以安民爲心，民安則天心安也。竟爲就文、王、將天眷上、說，右即武王自言，但不須指出、綏我、介我、歆，昌後直下，眉壽自末年受命言，繁祉自並爲天子、而有四海言，俱作、已然看，右謂尊以天子之禮樂析、轉、得諸、侯以助祭意，文母只帶言

載見

此詩、當以率見、昭考、爲主，而從從入覲說起，蓋諸侯之來本爲來覲，而是詩之作則爲助祭也。厥章是禮樂刑政之屬，自昭考時已頒爲世守，而稟承于新王之朝，若其申求之耳。要見奉辟王之命，即以欽昭考

之雲隱〻含着下意旂畫以交龍故曰龍旂建之車上懸
鈴于竿而和則在軾前者也鞗革有金以厄轡首故曰有
鶬作三件看烈光永上等威物來言有昭君賜輝上闕
率字以字俱重碎王身上孝者孝思內盡志也享者獻享
外盡物也俱主天子祀昭考言所謂合天下之孝享為一
人之孝享。
以介眉壽三句乎〻從上孝享落下且不須說諸侯為我
格先而介之得壽是未然事多祜是已然事獲壽以保此
見在之福便是純嘏了並在綏上綏以自諸侯致之言俾
緝熙自使我得之言惟諸侯綏之是以使我得之。緝明也

稿本昭明不結則晦矣、

有客

此詩為微子始封于宋來見于周之祖廟而作、蓋爵人必于祖廟故来見也、全以有客一句為主、當時萬國共主而獨有于周為客者、已見禮遇之異矣、是以篇中多道主人繾留及尊禮之意、末二句最有深情

有字亦字有欣然創見之意、不必將馬與儀與旅、分作三件亦不宜以所乘之馬對所從之人、只從馬開、落到人上、見無非可愛、為得萋苴、就旅言、謂萋苴然敬謹者、皆選擇而來之旅也、追琢是治玉之名、襲所謂以賢美之故玉

言之也、非選擇焉以得此、故即謂之選擇。全要詳綴其全
人、快覩光景、
宿々信々、即是一宿再宿、蓋因其廟見既畢、歸寧在郎而
計其留之不久也、縶其馬只是欲其不止信宿意耳、慢說
出縶字、執馬與不追之、皆是鼓詞、
綏之、以身言綏之以心言、曰安而留之者、謂安其心而縶
之也、既有詩戒二句、說國家待他優異正、是綏之々妙要、
錯。戚等戚也、即所謂福自微子得之曰有、自天子與之曰
隆赫、顯易與大二義、易者無所顧忌。大者莫與比倫也、
註云用天子禮樂、如大輅之車、太常之旂、雅奏朝廷、頌奏

武

序曰奏大武也。○此大武一成之歌蓋以歌節舞非奏也

此詩重在武王能嗣文王之文以成大功以安民為主蓋父但知武王以征誅得天下不知其以止殺為武正其善繼述文王處故特用象成之樂表而揚之首末烈字功字相應俱有王業一統撫世御極言無競惟烈渾渾合安民意思尚該不出允文字可味全在視民如傷不忍發天下之殺機上清克開以勝和有夏靜乎鄭箋言嗣武受之言武亦嗣文之後而受其所傳之緒

更、迴翔迤多摺、是止殷之殷、商斷直截、但殷止于殷游蕩下之殷殺來盡清融、則止于此、或發于殷、反而看亦止殷之義、而舉克殷後反商一段精神、盡行抹殺、亦恐非象成本旨、還放開說為是、但勿泥定、示不復用耳、著字構閑字氣脉來應、轉無競維烈、

書武成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克成厥志、○此正與此克開厥後嗣武受之之意同、

樂記孔子與賓牟賈言、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

且女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櫜、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匡、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食三老五更于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摠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武之遲久不亦宜乎、○此分明是勝殷遏劉、著定爾功註疏、以此知認止殺為北旅

又識者與說爲未盡也

閔予小子

訪落詩以思繼先序爲主蓋以允衷朝廟明符疑祚而有天下國家之責也重在夙夜敬止一句

開口說个閔字含許多憫惜其可閔在下二句國家新造未集又以皇考即世嬛嬛在疚之中益不可閔此三句就有攢繼序之未能意永世克孝以續諸緒述言不言已

正含皇考而但追想皇考之生平正是念之真切處念茲二句是上文說正見其孝之永念字承重陟降庭止。即毋念爾王警須如念不是懸空思

想乃思慕其所行者

而法之忠故常若見其形容與之相接也無時不念即無時不敬故遂以自己之敬象之夙夜二字連說說不單是思念在經志述事上說

記曰致愛則存致愨則著存著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於乎皇王又是命集之詞序者王業相承之次第也繼序思不忘謂我思繼此序而不敢以危說失墜之也不忘精序言而全在思字上領出懷所思知此則夙夜念遵考者自不容已矣

訪落　大全云富室始成則落之故以落爲始

與詩以率時昭考一語爲主要會昧于羣臣語意方陳并

撰之要道揚善之謂是昭考未易率而又不容不兼與

紹庭四句接之

訪予落止進解自而洛誤于詮改之始也昭考之道即其
備之身而推之天下國家者率謂循此而行之艾之為言
盡也未有艾本悠哉說來雖其道遠設茫然不能竟其盡
度未艾而勉強以就則求合而愈見其離矣縱字對就之
之初念言判者離而不合渙者散而不凝四工夫不能繹
一言縱予二句承上起下見率循之功不得因難遂止故
字應上率字貫至厥家正是隨事体道非謂道難及但認
其事之庭家分治國齊家脩休者道之餘休休者積覆羽

所憑藉而不殆，明者心志有所開明而不迷也。此正最要

昭考而賴其休處，亦只言自己所期如此。若其所以克紹

者，正有待于群臣。

敬之

此詩道用成王語意，說以敬字為主，而歸重于末二句。蓋

率得群臣啟其端，尤終賴群臣竟其說，庶可妥敬之全功。

而祈天永命，終必賴之也。

收之句重看，是一篇大旨，就心學說。不可認是敬天。下文

只稱天以衛動其敬耳。天命一串說，惟天道于敬肆甚明，

故命之予奪難定也。陟降厥士，從日監在茲一氣說，不作

兩層、凡言陟降、即是無時不然意。此二句。正見天之顯。而命不易保在其中矣。何可不敬。不聰以質言。謂不能自知顯明之德行也。因系生念。如何能敬。日就二句。肯是一學。不必說是學識。蓋學則自然做也。就是造就。進是精進。是言學之進益如此。緝字從日月推出。熙字從就將得來。光明是此心不受纖塵之本體。熙即是其呈露。緝之則復其光明之常体矣。到此地位。即是文王之緝熙敬止。不可依疏義以光明作聰字。顯仔有以、疑命言示我顯德。使是佛時仔有處顯德行。對微詞涉論說。與光明亦非有二。但學求諸己。則自心体言。學資諸人

則自德行言

嚴氏曰佛謂之彌者言救正其失不順從之也

輔氏曰心地本自光明只被私欲昏了今所以為學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所以下个緝熈緝如緝麻之緝連緝不已之意

周公之戒王曰皇自敬德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召公之語曰王其疾敬德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曰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即是此詩所稱之旨王有感而述其言蓋不欲托之空言而欲踐之實事也

小毖　序曰嗣王求助也○箋曰三監既誅周公歸

政成王受之而求賢臣以自輔助也

此詩以首句為主而求助意又見于末二句懲以已然言毖以未然言知懲即是能毖不其二字有悔悟自艾願與遠臣更始之意勿泥註何形字看莫予四句一氣層疊說下勿將信使開看蓋信之所以使之也莫予二字正與自求緊相呼應而肇允二句則指一不可信之形狀以見不得輕信如云莫要自家使蜂自家求螫拒初信桃虫是個桃虫及其拚然而飛乃是个大鳥此明明指管蔡事但講中只就蜂鳥發揮而正意自在勿作喻說多難集蓼俱指辛螫拚飛禍患說但上句重在幼冲未能甚

此以跌出集蓼之更難堪耳。集字有萃聚之意不止一事爲然耶之云者凡可以謹始慮終之道無不陳也

載芟 序曰春籍田而祈社稷也○箋曰籍田甸師氏所掌王載耒耜所耕之田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

此詩首節至及秭言稼穡之事爲酒至其實言豐年之慶末節總承二意而推其由來之遠玩振古如茲句似是祈禱語意

載芟二句畧言春耕事千耦二句畧言夏耘事

芟柞木即是耕蓋將耕而先除草木也土之解散固由先

除其梗亦因陳塗肄而去青動周官薙氏掌殺草秋繩而芟之絕其孕謂含實也芟其絕則不成穗矣箋曰隰謂新發田也畛謂舊田有徑路者或徂隰或徂畛言耕夫遍野無曠土也○箋又以耘為只耘去草木根株則仍是々芟柞事似于承上起下為順

侯主三句是悉數其耕之人未便說到耕上𢡟有餘力謂其人𢡟壯治一夫之田仍有餘力能佐他人田事也有嗿句只帶在饁上看思媚二句間々點綴分明畫出春耕光景若說婦何以依夫何以媚却淺而俚矣耜來貢斵木為之

播穀求上做、戴來、由耕而播、由播而生、由生而成、田之漸次自是如此、非必專為夏耘張本。但意則直趁綿綿、其底耳實字、以穀種言、函活是生意萌于中、達是生機暢于外、驛驛有接續之意、係即在達中見之、厭厭叠上有厭、正苗盛而可耘時也、詳麃與莊子所謂滅裂相反、

酒是三酒、醴是五齊、為酒醴、貫下祀先尊賢養老三件、祭有十倫、其禮實繁、而皆以酒行之、故可以洽百礼、鋭其香、香如飶也、椒其馨也、如椒也、皆酒醴芬芳之氣、和家鼓舞耳之禮使與賢畢集。便是光顯處。非必借光仁賢、牢亦不

絲衣溢詩胡考。但看執觥而饋觥爵而醑、便已寔矣。抹溢

憫民耆艾曰者以上三事通幾朝廷詩

匪且二句雖農事豊年分賠拜是一套事互見之重匪今斯今以起振古匪且者言非獨此天下也不是說一方茲實重豊年上若作祈年看則是自古有年所賴神休已久而今當更錫之年也

良耜　序曰秋報社稷也

通詩疊疊說下即有次第重報賽上宜以末二句為主此與載芟皆上頌農功之有成而神貺在言外

畟畟訓嚴利利而加以嚴者極其銛利之意也楷栽二句帶在耕上說

荼是陸草薅荼以黍穀之宜高而寒蓼是水草薅蓼以黍穀之宜下而暑者以字蒙其筮二句說

積之栗栗與其比如櫛俱以積之密言而意實有別凡穗穀多則穗頭撐起而不密栗栗則密矣此就一堆而言如櫛是在場堆數密比如此以衆堆而言開百室者開以入穀也四間爲族一族共計百家計畝均分故各開其室來一族如此無族不然矣

盈止謂皆已入穀也寧止謂俯仰無虞也要見得豐成氣象有含哺鼓腹意

周人尚赤牲用騂此祀方社各用其方色故用犉牲有捄

其角、取其体之正也、傳曰、社稷之牛角尺、似者、賤其迹而不違、續者繼其統而不絕、續古之人、不重在祭統所奉之述。只重自古有年見今月之祭、不容不奉。記曰、君無故不殺牛、詩曰殺時犉牡、蓋周家之重農如此、

絲衣

詩柄云祭而飲酒是儀礼賓三献尸之後、主人遂献賓及宗人之樂歌。而宗人覩濯視牲、実在祭之前夕、蓋于献酢時。通叙其始終相視之、敬而歌之也。通詩以敬字貫要本王者主祭說、凡士之敬、皆王之敬。而獲福亦是與王休同。絲衣者玄衣纁裳、皆以絲為之爵弁、其色赤而微黑、如爵

頭然、士冠也、大夫以上則帶冕、此二句不重只言服此服
之人而已、自堂三句是、將祭而行禮有序、見觀三句是、方
祭而飲食有儀、初省牲、次省鑊、俱要說代主人省視、一都
主人躬視慈三告、詣告、于其々者廟門內西夾室之基與
西階相直處也、註所謂埶即是夾室、祭禮壺設于東序、籩
豆鉶陳于東房、几席及敦、陳于西廂、士則升自西階、至東
序、視壺濯、入東房視籩豆、及西廂視几席、畢則降自西階
往于基以告、主人曰、濯具、蓋壺及籩豆之類告濯、几席不
洗者告具而已、牲與器俱在門外、器正當門、居牲北、牲居
器南少近西、士於門外視牲畢、乃反于基、告其充肥、又出

門外、举爵幕而視之然後還入于基、告爵之潔、盖此時主人、立于基不動、而自堂而下自外而內皆士代之、往、还也、兄能二句、正詩柄所謂祭而飲酒、不吳以笑語言、不敖以禮儀言愆是一不敢慢神之心為之亦体、王者、表假之思也、夫以旅酬交錯之後、猶若視濯省牲之初、固宜神降之福矣、

或云註中壺濯〻字、是盥洗盆与洗滌之濯不同

酌

序曰、句告成大武也、○或曰酌句也、句即蒼也、而則十三舞句以此詩為節而舞也、

此篇重在時。字、武順止殺、句頌適時、蓋窮兵黷武、不足以

爲武達天倖時求足以成功

於鑠四句，只重在純熙用介一邊，而欲識武王心事，却在遵養時晦處看。於鑠，以氣焰言；純，大介說；遵，謂守而不動；養，謂蓄而未發。時晦，天命人心未盡歸周，如晦昧然。及其盡歸于周，則周之時遂若光輝赫奕，不帶一毫晦色，所謂純熙也。須知遵養全不着意，使時當終晦，則師亦終于不用矣。用介，正用我於鑠之王師。龍受二句作一句讀，蹻蹻王之造。謂王者天下大定之功也。蹻蹻，蒙大介来，曰造者，見我功自他創造起来的，惟其蹻蹻，則後人受之者榮光莫加矣，故曰龍受。有嗣，蒙王造来，用有嗣，則照下師字，師

其事者、師其時行時止也。武王事。何可輕法。而時中之理與時偕行。即如成康繼武王。一味緝熙對揚。與民休息。止是其善法處。而革損益其小者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泰誓曰。予弗奉天厥罪惟均。可以參純熙用介之旨。

短

綏之。二字。是章旨。見武王始終能安民以承天也。疑重在用賢圖治上。

綏萬邦二句。是伐商時事。用兵而曰綏。而及萬邦則人心和于下。天心應于上。所以不崇而豐。而且屢也。天命

句承上起下是不止命之伐暴安民而尚欲其常保天下意担担是呼過之詞保有三句一直說下厥士乃同心同德之臣即前所用以綏萬邦者保有是愛護而信任之以全依其用意蓋從下分封四方上推原出來補開時尚無後世鳥盡弓藏薄德不必照疑忌說保于以四方所謂列爵分土也厥家正自四方言定厥家正使萬邦永綏之意於昭于天與天命匪解相應蓋天方欲命其如此致治而此遂能靈承之質之天為無負也皇字是承上嘆美之詞閒字方帶君天下說

書曰建官惟賢位事惟能即保有厥士于以四方之謂致

洽馨香感于神明、即於昭于天之謂

賚　序曰、賚大封之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此詩、當、以、安、天、下、之、意、為、主。重數時繹思二句。通篇是代武王說意中事、故開口即說文王。二我字、如武自言、則武之德在其中矣、

勤勞天下、指求寧言、應到當、是適當其後意思、受而有之受其勤勞之餘烈而有天下也、繹思不當主功德說、正謂土地人民皆共勤勞之可思者耳、以此封功臣、便是布其可繹思、我徂惟求定、如云我、欲諸臣、往而求天、下之安

定也是后人推武王意欲如此求定即是文王勤勞遺意時周之命止承二我字言再一提醒以警惕諸臣見非徒商之爵及惡德也於繹思有勉之效職意在惟可繹思者在文王則當繹思者在諸臣矣語意正相呼應

般

序曰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曹氏曰般取盤旋之義巡狩而偏乎四嶽所謂盤旋也

此詩以裒時之對爲主重朝會上陟山道河是言祭告而朝會在其中敷天二句正發其所爲朝會之意也登高以祭望也柴祀上天望祀山河墮山喬嶽正是高山不作三様山看亦不可泥定是中岳只大都說所陟之山

如異翕河不重河神之感格效順只取由翕順之河以同四方之岳萬數天句中要點諸侯想望新令之頌以起下對字意哀時之對如脩五禮輯五瑞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之類末作慶讓黜陟說時字指方岳言聚首諸侯各聚其方岳以朝非盡天下而朝于一方也以我聚諸侯言命就命令說再言時周見今之因朝會以布之方內者乃是一代新命欲令人洒然易感知所遵守

魯頌

駉

通詩以思字為主蓋詩人原是美僖公之善思而只舉二

馬政以驗之耳無彊無期無斁無邪亦無大分別各章上思字所包甚廣下思字以搃馬政一章臧才等字各應上彭伾等字看

在坰之野是民居及民田也薄言駉者謂馬之衆盛不可盡言始自其駉之在一乘者言之下四馬正一乘之馬也故遂承言以車彭彭以車以之駕車也彭彭只言盛大之勢伾伾則言筋力之强繹繹是長駕遠馭無厭之患祛祛是强力嬌健無委頓之處馬之盛還見于彭彭等字上紫色之不齊特以驗其多耳

驪黑色驔騂閒也驔者所驔極之處黃白曰皇黃而微帶

白色騂者赤色黃騂則黃而微赤者也止一毛色之中自有淺深雜毛則是二色相間雜矣周人尚赤而牲用騂是騂爲純赤〻黃曰騂謂赤而微黃也騏青而微黑即今之驄馬驒駱駵雒多以鬣言駰騢驒魚各帶白色駵爲赤色惟其黑鬣故不曰騂而曰駵騢訓彤白雜毛彤赤也今赭白馬驔訓毫骭〻脚脛也蓋膝下之名

傳曰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駑中言牡馬者亦是定中舉騋牝之意

有駜

通詩以于胥樂兮一句爲主而歸重自今伊始四句在公

明明而足以言舞。在公飲酒則樂以醉歸立言亦俱有法宜以嚴而泰、和而節立說、須講中尤有交做之意焉、此明是臣之所作、意重美、其、君上、興取疊用駜字、與疊用在公字相呼應、夙夜在公、大槩言時之久、不必是自夙而夜、以閑暇時言、明明訓辨治、辨則不迷、治則不亂、只就威儀上說、其所以然、則德之以將之也、宜提者作主、說到臣上去、方得臣子口氣、鷺、是舞者所執之鷺羽、極其羽如飛鷺之下、形容樂舞之善、也、鼓節所、以、節、舞、不是兩事、醉言舞、是飲着起舞、與上伶人之舞不同。

毛氏曰，民有餘敬，而君有餘惠，故曰夙夜在公，在公飲酒。前上句，即如鄭箋早起夜寐在于公所之說，而君以適當無事，與之飲酒亦說得，有關係辭言歸，要見以禮節樂。不維以溪意，多依不辭無歸說。

在公載燕，兼樂舞在內，有今四句以足民善後乎齊，今字與歲字相應，是歲歲無窮之意，穀字該得廣，孫子孫子而又孫孫也，年必有所以致之，穀則君先自有之，胥是頌中寓規，與于胥樂兮說，想見。異。同雍熙之盛說。

按春秋魯自隱公五傳至于僖公，數礼崇信，有明德之望焉，故夫子于經閟宮有書郊，孝先之常也，每月書不雨，見

恤袁之志也、于詩逐併存之、以主于頌、

泮水　序曰、頌僖公能脩泮宮也、

此篇若依詩柄、宜以第三章為主、通玩前後、乃全為落、學而作、文德固與講學教人是一套事、即出兵釋奠、亦原是學宮之事也、飲酒意不重、

采芹藻祈、相從處、戾止中、要見曠典一新意、車行則旂建、馬動則鸞鳴、總是初視學的光景、無小無大、猶云無論成人小子也、從邁、有傍、狀、意象、

其馬蹻蹻、其音是紫、重在音上、此音不自平日言、只因臨幸泮宮、講藝論道、貫累出之、賦禮、故聲音昭著如此也、咲

匪怒、一正一反、色者、顏之和、笑者、聲之和、曰色笑、明匪怒矣、書曰直而溫、又曰撫敷五教在寬、正匪怒伊教之意、飲酒是講學事、異時事、難老服象、作一串說、難老雖承飲酒來、矣總是因飲而祝之、以壽、非藉酒以介壽也、長道是道之可久者、與大字不同、故註云猶大道、順字須看分屬魯侯上、群醜就魯邦百姓言、服者自我去服他、不重在民服于我、

魯人頌禱、欲君之服淮夷而先言服本國者、蓋必內治舉後可外攘也、

穆穆魯侯、是呼起之詞、敬明者敬以明之也、威儀是明德

之著于身、重二徵字、維民之則、重在我有、以師、表乎、民上

允文言不徒為粉飾之具、允武言不徒為耀兵之觀也、皆

主德言、周公監二代而正四國、魯公守家訓而作費誓、特

是有文武之烈者、茲真能文武、則與之相契、故曰、昭格即

此便是孝、故可以感神而獲福也、

玩此章德儀則民爵在上文內洽一邊、文武假祖。已向下

文外根一卷句、是通篇關鍵、

克明其德、是平日服遠之本、故先從此說起、其實為受成

釋奠皆在泮、故因脩泮而以服淮夷頌之、作還以振作言、

蓋脩之是重作。而莊之則振作矣。故服須本崇文中寓耀

武來矯〻四句、正是服淮夷最重在獻功、不重淑人、疑其人、割其耳獻馘也、受其訊斷其罪獻囚也、受成決其謀也、釋菜奠幣禮先師也、馘取左耳、以其無所

也、

濟〻多士二章言將帥兵威因歸本到周獻上以終淮夷攸服之意、多士以將帥言、徒御方指士卒、

克廣德心從學中陶鑄來重爾允忠君愛國之心人所固有、但為私欲所蔽致見害而避見利而趨故欲其一意為國立功必須推而廣之桓〻四句勇以立功也、不告二句以居功也、狄訓遏是摽遏使遠去之意、烝〻皇〻不重

帥之衆盛重將兵者得人故多〻益善不吳是不拉雜不
揚是不輕躁言紀律嚴也訟訟也閙頌之官也各相推讓
器無爭端故無可告于刑訟之官下句所帶在此句說上
肩弓挈與以壯脩廣挈倒看重在歐上幾同肩弓鍭發言
持弦急也束矢梜然言勁疾也既克二句言器械利卒服
習既之以克淮夷使其有順命而無逆命也國猷不專是
兵訣將與下僚悟相應同有堅不可破定不可搖孫不可
窺意獲即上孔淑不逆卒字對前此優擾言
與重在懷我好音而先曰集于泮林則取與原不脫作淄
可見詩人通篇只鄭重得作泮一事悟是覺悟往日病廟

痛杞降楚附徐之非獻琛正見懔悟處此只以終上奉獲二字之意非另一意也淮夷之貢止犢珠暨魚厥篚玄纖縞九江納息大龜象齒出南越惟金三品荊揚皆有之以荊揚二州在南故曰南金也所獻皆非淮所有所以為琛

閟宮　序曰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此詩首尾皆言僖廟遡自后稷以及魯之封國見所由有廟也周公之孫十三句合言致敬郊廟而獲福載嘗四章詳言敬廟而獲福天錫一章詳言郊祀而後獲福蓋魯之有郊為特典故周廟祀而并稱皇之不益重

閟宮合衆之群廟言也衆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群

公稱宮、惟其深閟、故清靜實實、言下之盤基固也、枚枚言
上之結構密也、廟始于有閟閟、始于有周周、始于后稷稷、
始于姜源、故從姜源之德說起、降之百福、是天所以福稷、
有稷四句、是后稷所以福天下也、重穋者穀之熟有先後、
稙穉者穀之種有先後、不必分屬黍稷菽麥、有稷二句比
黍稷二句不同、上二句但含有教民意、此只既為農官、與
司稼穡故民皆有之、奄有下土、正承此四有字來、謂稼穡
之教遍天下也、纘禹之緒、帶在奄有句上講、
周家之業、盛于太王、成于文武、俱不甚重、只引起周公、夫
輔之功耳、興隆在周、所凌替在商、故云實始翦商、言其勢

非言其志也天之召以商命言盡紂之自絕于天已無繇
蹇留存而牧野一舉正是其盡頭處也致其局則周命之
齊有以致之然戴二句正本局字眼來即是殺商之旅意
中語曰旅不止一人周公之功在克咸句說出王曰叔父
要見公當留相王室意侯以列爵言赦字以分土言侯則
伯子男皆在其下大赦則七十里五十里皆居其次矣為
周室輔當作與國同休看方見報功意
乃命魯公四句即上章建爾元子四句事上止示其意此
則實以命也山如龜蒙鳧嶧川如汶泗河濟土田如常許
鄭謂附庸如顓臾句須山川使主其祭也土田使有其賦

也。附庸、使廣其封也。此見魯所以有國、而、亦、見、郊、廟特與、
與、之、俱錫意。
周公之孫二句、重、得、紀、于、周、公、上。必同莊公之子者紀其
世也。龍旂二句主郊祀說禮記明堂位所云孟春乘大路
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是也。
春秋二句言素能敬廟匪懈是以時致祭而不急不忒謂
禮與物無過差、尤、所見于秋而載嘗七句。皇皇四句是知
而天神格享來饗也。宜者無怨恫意降福之多如天錫並
事而下一既字。益推開郊祭以起廟祭之獲福也。上尊稱
后稷曰皇祖。稱諸公亦曰皇祖、亦其與既、多字相、應。

周禮司常職曰、日月為常、王建之、交龍為旂、諸侯建之、傳
公雖用卯禮而以龍旂承祀、不敢全僭天子之禮也、天子
以冬至祭天、魯諸侯也、不敢純用天子之禮、故用夏之正
月、冬至陽之始、正月歲之始也、
秋而載嘗七句是終、春秋匪懈兩句之意、俱要見用天子
禮樂、傳曰諸侯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惟天子兼之、此
言秋嘗、舉一時以該四時也、福設于角、衡設于鼻、預敬其
事曰風戒、牡剛正、福衡所施者、白牡祀周公、則不宜用騂
王之禮、騂剛祀魯公、則不敢降時王之制、犧尊以盛酒、而
羞則有毛炰之豚、切肉之胾、太古不知制器、和采之羹作

三物皆有常品也籩供薦核豆供菹醢而大房載半体之
牲作三器皆有常數也萬舞兼文武言文舞之大夏象文
德也籥師掌之武舞之大武象武功也師干掌之皆言容
而包聲在內
籩豆亦要分周公魯公周公十六魯公十二周語云郊禘
之事則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全烝謂全載牲體魯以
季夏六月禘周公于大廟俎用梡嚴則全烝非房烝也舜
則周公八佾魯公六佾所謂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
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納蠻夷之樂于太廟
以廣魯于天下者皆以周公之樂舞言或非所施于群

孝孫有慶虛說，俾爾歸而下皆有慶之實也。直管到魯侯

是若止。熾者方盛昌，則又盛大矣，以福言。壽者有年，臧則

又安吉矣，以氣言。各兩字相聯，重在下字。不虧，常盈也；不

崩，常固也，以土地無侵削言。不震，常靜也；不騰，常平也，以

干戈無驚擾言。從保彼一句一氣說來，三壽三卿皆壽朋也

有同心一德之意，如岡陵以固祚言，亦即是魯邦是常意

耳。

言遠成功，原蒙上獲福來，蓋賴周公皇祖之靈，以有此，即

孝孫有慶之可証者也，不必待奠我敵承下方入廟祭。有

田則有賦，賦則千乘，誇成數也。有車則有徒，徒有三萬，舉

用數也、車右有矛、車左有弓、故矛弓屬車、貝胄而朱其綅只是一件、是徒御之所服者、戎狄在象西北、荊舒在魯東南、彼入寇而我當之曰膺、我伐寇而彼畏之曰懲、即齊桓北伐山戎、莊與其謀、南伐荊楚、僖列于會事也、昌熾丞矣試、言既得福壽、又得有壽之佐、昌大至有害、言既得福壽又得有壽之吉、總是及覆極言之耳、富是年壽之需、謂來日、尚、多也、昌、是明盛之意、大是恢弘之意、耆老、艾養也、無害、即無有后艱意、

䟽曰縢、謂約之以繩、非訓縢為繩、

泰山兩章總是保邦服遠之意、乃受福之最大者、重在服

未有上以而保已有意只帶起言之大東海邦在東淮夷在
南而徐宅海邦亦皆連屬于東者淮夷蠻貊亦皆連屬于
南者爾遂荒貫至淮夷從遂荒貫至南夷下皆諾承之
變曰來同謂同盟也率從相率從于中國也此解切近魯
國事情荒字中有綏懷戡定在內故曰魯侯之功
諾者遵號令稟約束之意也是若言魯侯之心于是而服
莫作遠人順魯侯看
天錫章是申言郊祭所獲之福純嘏厖誠下皆純嘏之實
也有魯人大意尊以懷後疆土為重其言眉壽保魯即如
上文以泰山龜蒙引起服遠之意遂重在後常許眉壽畧

引其端與末句相應。燕喜四句。蓋言開疆拓土之後。僖享家邦樂豈而壽。又有以享之。所以為純嘏耳。傳曰。常許。魯南鄙西鄙。天子有事于明堂。故錫魯以朝宿之常邑。天子有事于東省。故錫魯以朝宿之許田。常見侵于齊。許見易于鄭。故以後之為頌。居字、止、見、恢、復、意、燕喜句。虛虛點過。承上起下。會于下以稱齊人之討楚美之善也。稱于廟以享夫人之壽成風之壽也。宜、有、相得一体之然邦國是有。粘上輕說。末句本上眉壽而言。徂來章與篇首閟宮二字相應。斷是裁之于所生之地。度是量之于江作之處。度其長則尋之。度其短則尺之。俱作

廟事。舉松桷之大，以見其他材木。舉路寢之大，以見一廟之規制。新廟句，提及孔寢在廟之後，所以藏衣冠者。奕奕以大勢嚴正言。奚斯所作，本衆、君、主之說，註散護椅令也。監視也。屬工謂付工以事。課章程，謂考工以賦也。是以廟之連比言。碩以廟之廣大言。打轉奕奕說，即首所謂閟侐實枚也。周公皇祖，功德在民，故廟貌一新，人心咸慰，而順民心者實在僖公。

商頌

那

通詩、重、作樂、以、興先之格上。恭敬意即在樂中。第四節只

還其由來以見不敢不無耳。不煩分疏牽合。

那字言樂器之多、鞉與鼓、小、大、並陳、在、見其多、曰置、則猗未奏、但曰奏鼓、以其爲樂之紀綱也、衎烈祖以言用樂去樂之。來說到烈祖樂工。

商人尚聲、凡聲皆屬陽、所以求神于陽也、禮記注、同、蓋人之祭、必先作樂、蓋欲以樂之聲音、號呼而詔告于天地之間、使其聞之而來格來享也、然奏鼓、未有臭味、故曰臭味未成、滌蕩宣播之意、

箋曰、鞉鼓、樂之所成也、疏曰禮記、鼓無當于五聲、五聲不得不和、是樂之所成在于鼓也、鞉則鼓之小者、故連言之、

王制、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鞉將之。
註云、柷鞉皆所以節樂、
箋曰、置讀曰植、鞉鼓者、而植貫而樹之、湯定天下而作濩
樂、殷夏之制、乃始植我殷家之樂、鞉與鼓也、鞉雖不植貫
而搖之、亦植之類、挾以搖、置字則以節者稱鞉鼓、專重單
夏、鄭集傳沿習已久、亦不可不知、
奏假是三闋之後、奠味既升之時、奏樂以假于烈祖、奏者、
比聲成音、比音成樂也、思成是未祭澈思、既祭而若有形
聲可接、如其人之成也、重在綏字、思而求成、則不能安底
則安矣、奏假中即有思成意、非直待奏樂假之始求思我、

鞉鼓宜深遠而深遠管聲宜清亮而清亮彼此相濟故曰和高下適均故曰平磬非收聲之磬乃堂上升歌之磬玉聲清越以長聲有定準諸聲則可以人力高下故依磬聲則為和平舉鞉管亦例其餘也於赫二句重在嘆美厥聲湯孫照前衎我綏我而伏後一氣相感之意穆穆之美盡在上文

鐘鼓咸依即鼓鐘送尸之事傳曰奕奕然閑也蓋文舞武舞隊列兩階次序不紊而已不復舞矣須要見九獻告成聲容猶盛意亦不夷懌亦字最有含蓄嘉客亦悅先祖可知也故不必須犄格祖襯出亦字與上在念之語儘可不誤

自古在昔先民叠言以成文有作以為祭禮也是作述之作溫恭者溫溫其恭也事即朝夕所執之事有恪正是溫恭處言古人持溫恭于朝夕之間而凡事之所執者無一不恪也要認註不可忽[?]意

顧[?]字有冀望之意言孫者凡一氣流通不為非類之祀也蓋恭敬之心蘄樂以宣雖勿勿祖之來格而孝孫之心猶若有不敢必者故以祖孫一体望之

烈祖

通詩以有秩斯祜為主重第三節得天得人上而得天得人即在第二節推出言之總[?]凡今日所以奉祭獲福皆賴

烈祖之功德也。末節真祖之享。要顯傳世不隳天人賴故意。

烈祖烈实與上篇作呼詞不同。全要本其功德如見撥布昭聖武說。祐止就其革命而有天下言有秩則無彊爾是歌工稱主祭之詞及爾斯所祐所及也還論存享有成業說註中脩祀帶言之蓋賴前入以繼天年之係有天下之祭也。

此節推本得以奉祭之由與同須克昌厥后得以奉于烈考文母同意下二節俱承此節末句說

載在尊之義也談灌獻在內載清酤而賚思成偺求神微

神至謹犯義、曰、酒之清者方載而在尊、即準獻與用也、登
于貢定則熟薦之時也、原畧分先後、玩本文既寧與旅宇
自見箋曰和羹者、五味調腥熟得節、食之于人性安和、既
戒言備之預、既平言味之美、釀假就進和羹說、始假神之
謂也、無言自至、祭者言、肅象自助祭者言、無疆猶殊壽
黃耇二項、
此節即上文註中所謂務其祭祀、故說者僉謂當提備酤
和羹作主、以見先祖所及不知載酤爲美、凡祭皆然、何必
有為天子富有四海者有之、如此始合、却看先祖小家不
如只作斯所之志物數盡、感神獲福、乎々、叙次逓到下文

得人得天。自見湯孫奉祭氣象。
約略二句，要想見四海來格光景。降神曰祼，獻神曰享，卽載清酤，進和羹之事也。鋪就諸侯言，還提天子作主受命詩將來上，得人意以起下。豐年莫將人與天平看，黍稷之多，自通天下言，不單指王國。凡祭重在粢盛，證本文言豐年，而註點出黍稷，不必泥定。酤與羹得將而備也。來假來享，總承天人協應說，要歸本先祖上節。無疆以壽言，此節無疆，卽以福言，疆是疆界，借地以形福也。有籍先祖以舉祀典，又籍祀典以永先祖意。
顧予二句，與前篇稍別，前只重湯孫二字，見一脈相承，此

則并特字亦重蓋西將之祭即永烈祖有秩之祜而將之者也○篇內言思成言假享則先祖之顧已不待言而湯孫之意無窮故末復叮嚀如此

玄鳥　序曰祀高宗也○箋曰祀當為祫祫合也高宗崩而始合祭于契之廟歌是詩焉

此詩首尾以天命為主特詳于湯與武丁者以始受命者湯哉失而復得之者武丁也中間土地人民是服目武德是根本而後先相繼是血脈應以旋受命咸宜一句結天命玄鳥二句還依毛傳孔疏以天之生契將令王有天下故本其為天所命以祈福之時適當玄鳥之至重之若

自天來為殷生契而曰生商。以商人之生始于契也。亦契生民以生稷為生周人。宅殷。言契以司徒受封而居殷地也。古字一讀。輕看。不與帝字相連。是後人進言之。故曰古武湯武字不可輕放過。君德以剛為主。故湯曰武湯。王曰武王。湯之武智勇天錫是也。正即書表正萬邦之正。域即四方之封域。只納是除殘暴立綱紀以治天下意。四方無人不言。

方命厥后。承正字來。奄有九有。承域字來。厥后與夏后之后同指湯也。方命奄有即是受命不殆。以湯對孫子言故曰先后。不殆言同也。以武丁對先后言則曰孫子。此二句

只要鞏湯受命之固。不重武丁賴補上。
武丁孫子是承上說。武王只是襲湯之緒。武德在一勝字。上看如起徵興衰更化善治。俱有一段精明果銳。擔當而負荷之。不單自征伐上言。若其本原。還要在恭默思道。不敢怠遑不敢荒寧處看。此句正與上武湯相照。貫下文五句。
龍旂以所建言。十乘以所乘言。箋武丁十乘者二王後八州之大國。此二句言人心無不歸于方命厥后也。
王畿雖有制。疆域則無限。居中而馭制外。如此肇只是開廣之意無工夫。此二句言土宇無不歸于奄有九有也。

四海来假二句蒙上文承糟而申言諸侯助祭之衆景員惟河蒙上文肇域而申言王都建極之雄不過盛言土地人心以見武丁受命如此言景山見並起四方之拱極言河見亞華四海之朝宗不可以山川平對是畿內淡山之周皆大河之環帶也咸宜全在武德上說錢咸宜須先提湯而說到武丁不宜並重亦不須扯契來契未嘗受命也百祿是荷即帶受命上說自天錫之為命自人受之為祿總不外人心二字

長發　序曰長發大禘也○四時之祫不陳人废之主大祫則合群昭群穆已毀未毀之主而祭

之此及相土則為大禘之詩矣

通詩以濬哲二句為主大意歸重湯之受命上而基于玄王及之相土以及于湯則發祥所為長也要以玄王桓撥相土則烈烈以湯則聖敬日躋無非有濬哲之德者伊尹咸有一德故得配享而並饗之

濬是深沉而不淺露哲是明察而不蔽塞祥即兆字最長發云者從成湯而逆推到契也洪水四句不重只引起有娀方將意敷下土方敷治水之功于下土之四方也水患既除則外大國與中國不相隔絕故曰外大國是彊直方曰幅周圍曰隕有娀正外大國之屬于幅隕者方將正指

其為大国帝王舜主之也生商與玄鳥亦不同敍只言生商人詠其言造商室蓋契舜始封一邸已潛開混一根基矣所以為受命之祥

桓有武毅之意撥亂治有自治以治人之意受小国大国者敷教之地即所受之地也與奄有下土一例達即是所姓親五品遜教化無所窒碍意率履二句正見所以達處循禮也即所謂親義序別信率之不越履桓撥來視與視民不挑視字同發與四方爰發字同正意轉達字逆字既字緊緊相應有達化意所謂以身教者經也

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為王官之伯出長諸侯烈

然以德之光顯者海外有截矣畏其威懷其德一齊向化之意非為之民也

帝命不違即有契之既發相土之有截見之惟其不違所以積之而齊也湯齊未便是王業成只是與天命合不違亦就齊字上見曰齊曰不違要見湯與天命適然合定之於敬同聖敬此自後人備見成者言不必在聖字上着想日新又新所謂月躋也敬字乃成湯心學全在心上看下文敷政奏勇皆從此出聖敬二句一連疊說昭假有與天心合一之意就齊字上便見昭假就月字上便見遲人上帝是祇只是上意耳帝命式同是使作君師為民式亦

旨命之如此。未便是有天下。
受小球二章、一是即九圍之朝、見其受帝命。而推本于敷
政之能敬、一是即九圍之貢、見其受帝命。而推本于用武
之能敬、總是以聖敬受式圍之命也、行政與奏勇、俱在朝
貢先事、綴旒以一人而聯屬諸侯、謂總攝、得他來、駿厖以
一人而負荷諸侯、謂承載得他起、此即天休天寵。各百祿
亦打轉此意。
小球如今穀璧、男蒲璧、大球、如公桓圭、侯信圭、即書所謂
五瑞、不競不絿三句、作一反一正看、凡為政急則操切緩
則廢弛、剛則喜于必為、柔又安于不為、皆非中道、競云競

鉄至。用剛柔迭施。使已落。兢鉄剛。柔。矣、湯則一条兩看而惟寬大優裕以敷之。此敬德之中正處。
震動懸悚四字、俱就、我心上、說震動有張皇驚意。屬過一邊。懸悚有惴惧畏葸意屬不及、一邊、亦如兢鉄剛柔之相時湯之矣一惟代天行事。而反之于心固非有邪迭而不自持。亦非有所疑而不自信。何由周章、何那畏縮、此敬德之鎮定處要知此只泛言平日行師如此、未說到緊
惟不震動懸悚乃為大勇數奏其勇、與上數改優〻、顛倒闕、看前四不字分兩句活看、後四不字、合兩句活看、方得其解、折開便非、

武王載旆章正伐桀而有天下之事。有度二字要提出壹齊。蓋以聖敬而奉天伐暴不敢使天誅或留罪人不得也如火二句正根有度說全是以戒懼爲奮揚理直氣壯故威靈如此莫遏不得肆其惡也莫達不得行其志也從莫敢遏一氣直下。遏達字在苞蘗上影借出來三蘗既殄則小國猶大國畏雖苞猶未除而九有無敢橫行者矣故曰有截不必說受朝貢剪其蘗而徐及其本国是行師次序宜然亦須發明俟桀悔悟之意方見成湯心事

此一章是聖敬日躋以下三章實事所謂不競絿剛柔不震動懸悚者俱于此見之而濬哲發祥亦結束于此

中葉只就成湯未興以前言震謂國勢不定業謂人情不安即斋所謂韋我邦于有夏小大戰戰罔不惧于非辜是也全為夏失其道令人危懼若此不是商之中衰九也天子只是應聖作之期有聖人之德未說到敷政奏勇上降于卿士三句一直說下降者天為天子降之也箋曰阿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左右商王者左右以敷政奏勇伐夏救民也兩實字緊應着降字上實維指其人下實維表其功見其宜配享宗廟

殷武

魯申公曰殷武祀高宗之樂蓋帝乙之世武丁親盡當祧以其中興功高存而不毀特新

其廟稱為高宗而祀之故作此歌

伐楚是高宗中興第一撫括故從此說到諸侯畏服上並中興根本只在一個畏民故四章推本言之而因極言中興之盛也撥見當時廟世祀意

撻彼殷武照前此累世因循陵夷不振看奮字緊承撻字來此二字俱有剛斷獨行人不及謀然不及距之意深入三句正奮伐事而尤重在深入深冒犯也謂犯險而入不憚勞也楚人惟恃其阻從之則逃匿謂我不能致之是以其地難平惟搗其巢穴使之形見勢窮而于以聚致其醜類使無所復逃則其地自平矣此三句作一氣說以其續

湯之續而可稱于後。故不曰功而曰繼。

傳曰有鍾鼓曰伐。○荆楚左控江陵、右控黔中南負蒼梧北依澧塞、世亂則先叛、世治則後服、居國南鄉、是為聲教所加正朔所及也。畢獻方物、日享、一世一見曰王。國語云、賓服者享、荒服者王。周禮秋官行人曰、九州之外、謂之藩國。其父死子繼、及嗣王即位、乃世見、莫敢不三字極重、從自、彼字說來、末句乃氐羌自言事商常禮當如此、正見其必享必王之意。

天命多辟二句雖只是喚起下文來辟之詞、然天命兩字亦非虛設、照下命于下國自見、不擧為績發揮、亦不足以

盡多辟。歲事、如周禮春朝夏宗、秋覲冬巡、就一歲言之、故曰歲事、說者多謂歲事所包者廣、稼猶特其一端、不知聖王建侯之意、全是爲民。除却民事、有何歲事。除却稼穡之事、亦無民事匪懈。如土地辟、田野治、省耕省斂是也。勿予禍適是多辟心口自忖語。稼穡匪解即其廣處、可免禍適者。二語有凜凜不敢自保之意。勿作自信口氣、撻伐、猶若以兵威服楚。至引成湯時氐羌責之、詞嚴義正、而亦見用兵原非得已。則楚人雖負固已久、亦當心服。何况爲績設都之辟、敢有不述其職者。此諸侯所以凜然畏服也。畏字是領通篇之神、

玩第三節天命二字氣脉直貫至來碌與命于下國二句、更參兩意、故第四節推原中興之本。直從天命說起、天命有去有留、虛懸以待其監、而監實降而寄之下民、民之視民之聽、即是天之監、不待以民之好惡、分天之去留、而始見其嚴也。有嚴只說得民之可畏、不僭不濫、纔是真能畏民、不僭濫處、就是他不敢怠遑處、若一怠遑、便僭濫矣、不必將不敢怠遑推深一層看、不敢字正與嚴字相關、畏民即以畏天也、命于下國、打轉上天命來、對上天而言、故云下國、建福要點內順外威、常操賞罰之柄意、切記封詞作太

商邑二句、蒙上建福來、翼翼者、攷教清明、國勢改觀也、總不止為四方所歸往、是環向、取正、意、厥聲厥靈、根此二句說、聲是風聲、曰赫赫。奕奕皆謳歌也。靈是威靈。曰濯濯。奕夏皆震驚也。此皆自高宗撻然一奮時將此聲服中外之勢、重新開闢出來。而加之壽考。則此聲靈之盛。與年俱長。且獲康寧。則其享年之日、聲靈無改矣。延至後生。猶此赫濯之遺。即皆高宗保之也。以字、繫、根、聲、靈、一、派、說、

陟彼二句、言材之良、是斲二句、言工之飭、松桷二句、言廟制之美、栽之所生之、斲、移之造作之處、為遷、正以繩墨為方、以斧斤也、長短而截之為是、寢成孔安、

說後人安高宗之神說廟成而神有所依則安也此字還在百世不遷上見但要知此主廟升祔乃在親盡當祧之時非始崩祔廟之日

安成劉氏曰商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蓋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其有功德之君則後世宗之雖親盡而不祧別立百世不遷之廟而特祔其主焉凡有功德者皆然初不可預限其數而商則止有三宗高宗即其一也